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达里奥 散文选

[尼加拉瓜] 鲁文·达里奥 著

刘玉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主编
郑法高
程天光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达里奥 散文选

〔尼加拉瓜〕鲁文·达里奥 著

刘玉树 译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达里奥散文选 / (尼加拉瓜) 达里奥著; 刘玉树译.
2 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5
(外国名家散文丛书)
ISBN 7-5306-2414-8

I. 达... II. ①达... ②刘... III. 散文—作品集—
尼加拉瓜—近代 IV. I745.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1364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密东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35 千字

2005 年 5 月第 2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23.80 元

内 容 提 要

尼加拉瓜现代作家鲁文·达里奥(1867—1916),是拉丁美洲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先行者和重要代表人物。拉美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坛获得独特地位,和达里奥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本书主要选自达里奥的成名著作《蓝》和自传,是作者散文作品的第一个中文译本。这些作品想像奇诡,文字清新,在浓郁的异域色彩中又暗和着东方情调。本书读者在欣赏达里奥的文学风格时,一定会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

致鲁文·达里奥^①

所有从美洲来到我手边的书，都激起我的兴趣，引起我的好奇；然而，至今尚无一本像你的书那样，刚开始读就激起我如此浓厚的兴趣。

坦率地说，起先尽管你在寄给我的书上写着客气的致词，我只若无其事地瞧了一眼……几乎是不屑一顾……过错在于《蓝……》这个书名。

维克多·雨果说：L'art c'est l'azur；^②我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深刻、优美的。依我看，既然可以说艺术是蓝色的，那么说它是绿的、黄的、红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蓝色（法语中，不是 bleu，而是 azur 这个词更富诗意）就一定表示寄情、象征，是珠玑之词而能表示理想、苍穹、浩瀚、万里无云的宁静长空、迷蒙的光线以及星辰诞生、生活、闪光和运行于斯的昊天？即使在“蓝”这个词的感召下，在我们内心深处和灵魂之目前面出

① 西班牙著名作家胡安·巴莱拉在这封信中叙述了对《蓝……》这一集子所收诗文的看法，态度坦率诚恳，分析详尽，见解独到，对读者的理解和欣赏有所助益。现特将此信译出，置于书前以代译序。

② 法文，意为：艺术是蓝色的。

现这一切以及更多的形象，说艺术就是这一切，能算创新吗？这同亚里士多德的表述完全一样，他说，艺术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对存在的一切及一切可能的存在的感知，是对于人用符号、文字、声音、颜色或线条对存在加以再现或表示的感知。总之，尽管绕了许多弯，我认为，“艺术是蓝色的”不过是一句装腔作势的空话。

不过，蓝色的艺术或是其他什么颜色的艺术，只要优良，颜色无关紧要。我讨厌的是雨果那句话，而你却把那句话中重要的词儿作书名。我就想，到处是这样，尤其在葡萄牙和西班牙美洲，许多人受雨果的传染，难道你又是一个？这种模仿他的坏习气为害不浅，因为大胆的年轻人会夸大，因为那种所谓天才（并因而原谅甚至赞扬其缺点），如果根本不存在，就无人模仿了。总之，我怀疑你也是个小雨果，因而把你的书撂在那里一周没有看。

一读了你的书，我的看法就变了。你就是你，有你自己极深厚的独特底蕴，而你的独特又极为颖异。这本书是今年（1888）在瓦尔帕莱索刊印的，如果说书中的西班牙语不很纯正，也许可以认为作者是法国人，也可以认为是意大利人、土耳其人或希腊人。这本书充满世界主义精神。作者的姓名（非真实的也罢，杜撰或假的也罢），更突出了世界主义。鲁文是犹太人的名字，达里奥则是波斯人的姓。如此看来，你的姓名似乎表明你愿意或已经属于世界各国、各阶层、各部落。

《蓝……》实际上不是一本书，而是本小册子；然而很充实，写作风格简练，有不少东西令人思索，可读性相当高。据了解，作者很年轻，年龄不会超过25岁，然而他学识丰富。他刻苦学习，从其知识和表达的事物来看，他具

有特殊的艺术和政治才能。

他通晓古希腊文学，了解欧洲的全部现代文化。尽管他不卖弄，但可以看出，他对可见的现实世界和人类精神文明有全面了解，这种了解是通过观察、经历、最新的理论和假设获得的。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了解主要是（当然并非仅仅是）作者通过阅读法国书籍而获得的。尤其作者在思维和感觉方面，其思路之精细和高雅，极富法国色彩，因而我就随便编出一段历史来解释这种现象。我假设，在尼加拉瓜出生的作者去巴黎，或学医，或学土木工程，或攻读别的专业；在巴黎他在艺术家、文学家、学者和青楼女子中生活了六七年，很多知识是同那些人相处和接触中听到或亲身经历中学到的。我觉得，作者不在巴黎生活多年而能具有最新潮的巴黎气质，那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从消息灵通的人那里得知，你至多是在两年前才离开尼加拉瓜去智利侨居，这使我非常惊讶。在没有环境影响的情况下，你是如何获得巴黎气质的各种要素的？当然，同时你保留着西班牙方式，从而将这些要素集合、组织而变成自己的东西。

我看，没有一个西班牙本土的人发生过类似情况。咱们都具有西班牙气质的底蕴，这是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剥夺的。著名的马尔切纳长老^①，在法国生活如此长的时间，仍然是西班牙人；西恩富戈斯^②那种叫人腻味的卢梭式伤感主义是虚假的，骨子里还是西班牙的。布尔戈斯和雷诺索是亲法派，而不是法国人。（他们的）法国文化，不论其

① 马尔切纳长老（1768—1821），西班牙作家、政治家，首先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译成西班牙文。

② 西恩富戈斯（1768—1825），西班牙军人。

优劣，都不过是表面现象，仅仅是一层透明的油漆，在其下面是西班牙本质。

我所认识的半岛^①的文化人中，无论是加利亚诺、堂欧亨尼奥·德·奥乔亚，还是米格尔·德·洛斯·桑托斯·阿尔瓦雷斯^②，尽管他们具有更多的世界主义精神，在法国居住的时间更长，法语和其他外国语讲得较好，然而我觉得，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像你这样浸润着法国气质。加利亚诺身上具有英国风格和上世纪法国诡辩术相混合的杂烩；不过全都是叠加在一起，而没有同他本人的气质相结合，他的西班牙特质依然纯正。奥乔亚虽然热中于法国的一切，但他始终是个彻头彻尾、不折不扣的西班牙人。至于阿尔瓦雷斯，他满脑子是本世纪的思想，在巴黎生活多年，他的本性扎根于卡斯蒂利亚^③，他的散文令读者联想到塞万提斯^④和克维多^⑤，他的诗词则令人联想到加尔西拉索^⑥和莱昂^⑦，当然，他的诗词散文所表达的，更多是本世纪的而非上世纪的思想。其奥妙不在于法国气质，而在于咱们独特的文学中诙谐作家、流浪汉小说所具有的西班牙幽默。

所以我看，没有一个西班牙语作者比你更法国化。我这么说，只是为了肯定一个事实，并无褒贬之意。然而，我这么说，更多的是褒扬。我倒并不是希望作者们失去民

-
- ① 指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在的伊比利亚半岛。
 - ② 加利亚诺等三人均为西班牙诗人和作家。
 - ③ 地名，在西班牙中部地区，一般以此代表西班牙。
 - ④ 塞万提斯（1547—1616），西班牙作家，其代表作是《堂吉珂德》。
 - ⑤ 克维多（1580—1645），西班牙作家、诗人。
 - ⑥ 加尔西拉索（1501—1536），西班牙诗人。
 - ⑦ 莱昂（1590—1660），西班牙作家。

族特色，不过我不能对你这么要求，因为你是尼加拉瓜人，而尼加拉瓜至今无自己的文学史，尚无自己的文学流派和文学传统。我也不能要求你在文学上具有西班牙风格，因为尼加拉瓜在政治上已不属于西班牙，此外，在地理上被大西洋与母国^①隔开，与其他西班牙美洲国家相比，你在生于斯的尼加拉瓜距离西班牙影响较远。这样，在我的心目中，你的法语腔可以原谅，因而对你完美而功底深厚的法语腔应该慷慨地将赞誉奉上；因为你使用的语言仍然是真正的、十足的西班牙语，因为你尽管不具有民族特色，却具有个人特色。

我感到，在你身上存在着强烈的作家个性，这种个性已很明显，如果上帝赐你健康长寿（我如此祝福你），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必将孕育出成为西班牙美洲文学光荣的名著。

读完《蓝……》之后，首先发现你饱浸最新的法国文学。雨果，拉马丁，缪塞，波德莱尔，勒孔特·德·李尔^②，戈蒂耶，布尔热，苏利—普吕多姆^③，都德，左拉，巴尔贝·多尔维尔^④，卡蒂尔·孟戴斯^⑤，罗利纳^⑥，龚古尔，福楼拜以及其他诗人、小说家的作品，你都很好地学习过，并有较好的理解。你不模仿其中任何人：你既不是浪漫派，自然主义派，神经质派，颓废派，也不是象征主

① 指西班牙。

② 勒孔特·德·李尔（1818—1894），法国诗人。

③ 苏利—普吕多姆（1839—1907），法国诗人。

④ 巴尔贝·多尔维尔（1808—1889），法国作家，文艺评论家。

⑤ 卡蒂尔·孟戴斯（1841—1909），法国作家，是帕尔纳斯派成员之一。

⑥ 罗利纳（1846—1903），法国诗人。

义派，帕尔纳斯派。你把它们搅在一起，把它们投入你脑海这个蒸馏甑中蒸馏，从而获得了一种罕有的精华。

说起来你原来是个只去过智利的尼加拉瓜作家，赶上了巴黎的时髦，写得如此别致而又卓越，超越了潮流，并将改变潮流而成为主流。

这本书里有以散文体写的故事，还有六篇韵文。无论故事还是诗篇，都像福楼拜或最被指责的帕尔纳斯派作家所能做的那样，都是经过精雕细刻而可传之久远的作品。然而，却看不出刻意追求、雕琢描画及矫揉造作的痕迹；一切都那么自然流畅，一切从笔端顺利流出而不减其简练、准确和极为优美的特色。以至有的故意古怪得出格的描述，尽管我不敢恭维，然而一般读者也许乐意接受。整个这本小小的书，都是经过作者精心思考推敲的，但是，他在创作之先和创作时的推敲并未损害他创作的激情和灵感。

如果有人问我，你的书有何教育意义，有何主题，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什么教育意义，也没有什么主题，同时二者都有。它是艺术作品，消遣作品，纯粹想象的作品。一个坠儿^①，一件宝石雕刻的人像，一件珐琅制品，一幅油画或一只漂亮的雕花酒杯，有什么教育意义或主题呢？

尽管如此，任何雕刻作品、油画、坠儿以至音乐，同以语言为材料的艺术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我并不是说，大理石、青铜和音响作品，如果十分精巧，其本身就不具备任何意义；但是语言不仅有含意，而且必定能表达人类的观念、感情、信仰、主张及其所有的思想。依

① 指胸坠或耳坠。

我看，一尊美丽的雕像、一个漂亮的坠儿、一幅精美的画，可以不表达什么重要主题或象征什么，这是可以做到的（也许是因为我不甚敏锐）；但是，写一篇故事或几首歌谣，作者怎么能不流露其否定什么、肯定什么及其所思所感呢？一切思想都是从艺术家的头脑里形成而转变为艺术内容或物质的。然而，当涉及语言的艺术时，艺术不仅是在艺术家运用形式、内容或物质时具有思想，它本身也是思想，是艺术家的思想。唯一与艺术家无关的物质，是词典，词典含有语态变化的语法规则；然而，无论词或词的组合都不可能不包含意思，因而无论诗和散文的物质还是形式，都成为作家或诗人的作品；我也许可以说，只有空洞的符号没有意思，亦即把意思抽去了。

因此，为什么尽管你的书是供消遣的，无任何教育目的，而作者关于重大问题的倾向和思想却很明显，这就可以理解了。当然，我们应该承认，前述思想既无教育意义，也无排忧解难的性质。

实证和观察的科学把一切都加以分类，并作了适当的记录。历史学、语言学以及对地壳各地层的研究，已经对一无所知的人类过去的历史有了相当多的发现，对浩淼太空中闪光的星体有了很多了解；我们依靠显微镜揭示了原来不可感知的微观世界；我们弄清了这类昆虫有几只眼睛，那类昆虫有几条腿；我们已经知道有机组织、动物血液和植物汁液是由什么成分构成的；有的动力（如电），过去人类是无法掌握的，而今我们能加以利用；我们依靠统计手段，对生产和消耗有了详尽的数字，如果至今心中无数，那么可以指望，对于人类每日消耗的面包、酒类、肉类的准确数量是会很快知道的。

这已无须惊动饱学之士：任何我们这个年龄的普通知识分子，今天都能在增加感知能力的高强度仪器帮助下，对感官触及的现象加以分类排队。此外，依靠耐心和敏感，依靠辩证法和数学，人类发现了前述现象所遵循的大量规律。

当然，人类为如此巨大的发现和发明而骄傲。但是，不仅在已知领域以外及其边缘，而且即使将已知领域加以限定，并在本质或实体上加以充实，那么未探索的事物还有无其数，它们是密密层层难以穿透的黑暗；已了解的事物只是个小数目，而这个小数目把科学置于逆光的位置，因而似乎使那未探索的事物显得更加诡秘。过去，宗教以其信仰者接受的教义，形而上学以其辉煌系统组成的巨大机器所作的推测，都掩盖了这无其数的不可知，或按其方式加以解释并予以公布。今天，时兴不要形而上学，不要宗教。不可知的深渊就这样被发现、开放了；它吸引我们，使我们眩晕，并使我们产生跳进深渊的冲动，有时这种冲动是不可抗拒的。

这种形势对具有某种文化程度和身份的明智者而言，并不难受。为了不使头脑发热，为了不虚掷光阴，他们对影响之深远、超自然性等等概不过问。这种倾向消除了他们不少担心和某种恐惧，然而有时候他们产生了另一种恐惧和令人恼火的惊慌。他们如此痛快地抛弃了那种约束^①，又如何阻遏老百姓？如何阻遏饥饿、无知的穷苦人？除了这种某些明智者所体验到的恐惧以外，其余都大吉大利，令人满意。

① 指宗教约束。

然而不明智者既不因享受被工业和人类发明美化了的尘世生活而老老实实，也不因已知的和制造的一切而老老实实，他们希望知道得更多，享受得更多。

视觉和听觉所能感知的一切，包括生物和宇宙整体，从其结构看，是有条不紊地分隔成小块或格子，以求被更好地理解。然而不明智者对这种科学的和自然的安排并不满意。

现代生活所产生的娇气和享乐主义，使他们变得十分挑剔。

这样，无论对现实的世界还是对我们所构想的世界，产生了要求过高的概念。

于是这种人认为，什么都是一塌糊涂，再也不讲据说是上帝说的话：一切都是完美的。人们会很随便地说：什么都糟透了。不把宇宙万物归功于一个聪明之极、至高无上的工匠，却以为是一个苦行者无意识地制造了原子中永远存在的东西而产生的结果，而又不知道原子到底是什么。这一切在时髦的文学中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后果：

一、取消上帝，或者干脆对上帝傲慢无礼，对其埋怨辱骂或讽刺挖苦；

二、在这无穷尽的黑暗和不可知论中，以至在太空中，想像力感知了星体的星云或发源地，感知了死亡了的宗教碎片瓦砾，从而企图利用它们就新的信仰和创新的神话写出一点随笔。

这两个特点在你这本小小的书里都有：

我们看到，所有描述的最后结果是悲观主义，虚构的生物繁荣昌盛，而这些生物又都是从不可知论的黑雾中召唤来的或拉出来的，在那黑雾中游荡着已被粉碎的粗陋迷

信的残骸。

行啦，现在我该举例证明我所肯定的你书中所有极为华美的部分，不过这需要另写一封信了。

二

我看见你寄给我的书，封面上预告你已经出版或将出版另外几本书，书名是：《书信和诗歌》，《抒情诗》，《蒹藜》，《在智利的两年》。封面上还预告，你正在写一部小说，书名有黄色气味^①。那小说名为《肉欲》。

今天我不能以上述书目来评判你，因为我对它们毫无了解。我只能退回来谈《蓝……》这本书。

我不知道我到底喜欢这本书的哪部分：是诗歌，还是散文？我差不多想说，你在表达思想的这两种方式上，功力相当。在散文中，形象更丰富，但形式较为法国化。诗歌是较纯正的（西班牙风格）。你的诗像其他作家的西班牙文诗，但并不因此而失去特性，同任何西班牙诗人，无论古代还是当今的西班牙诗人，都联系不起来。

你对大自然的感情，有点像泛神论者。在四篇歌颂四季（或曰，在四季）的诗中，充满性爱，这种爱有点儿宗教味道。

每篇诗都像是对厄洛斯^②的颂歌。在颂歌中，有时候

① 原文为“Nos da en las narices del alma”，意为“嗅到”，直译为：撞到我们灵魂的鼻子上了。作者诙谐地说：“既然有灵魂之目，或灵魂有眼睛，当然也可以有鼻子。”因作者在前文提及“灵魂之目”。这几句话用中文较难处理，故未放在译文中。

② 厄洛斯，希腊神话人物，是爱神，其相应的罗马名字为丘比特。

在感情迸发的高潮，出现不协调的悲观主义，或是一声痛苦的哎哟，或是嘲讽的大笑。那种痛苦在愉悦达到极限时发生，无神论者卢克莱修对此深有体会，他说：

…medio de frute leporum
Surgit amari aliquid, quod im ipsis floribus angat^①,

这样往往打断你所说的

我的抒情诗凯歌^②。

不过，你身上是什么都有，我发现在诗中不仅有对愉悦的追求和卢克莱修所说的痛苦，还渴求永生，这是千百年来人们永不满足的深刻追求，对此你这位异教徒诗人也许没有理解。

你总是一再向仙女要求，而

仙女把掩盖着我们的无数愿望、
深沉的灵感
和竖琴灵魂的
面纱也从我这里夺走。

① 拉丁文，引自古罗马诗人、哲学家卢克莱修《物性论》第四卷“情欲”，意为：“……从欢乐的喷泉中间涌出了一些苦涩的水滴，它带来苦恼，即使在花香鬓影中间，”（商务印书馆1981年中译本）。拉丁文引文疑有脱漏。

② 引自《蓝……》中题为《冬》的诗。

她把面纱扯碎。于是出现一片朝霞^①。

尽管如此，诗人并不满意，又向仙女索要。

你的另一篇诗，标题是希腊词 *Anagke*^②，诗中对爱情的歌颂以不幸的结局和诅咒结束。我把最后那几句嘲骂上帝的话去掉，几乎全诗照录如下：

鸽子说：

“我感到幸福。在昊天下，
在鲜花盛开的树上，靠近装满蜜糖的果实，
靠近被露滴湿润的嫩芽，
有我的家。

当赤裸的黎明
在欢快的颂歌中
在东方觉醒时走出，向世界显示
她额上光的娇羞的时候，
我带着渴望飞翔，
从我可爱的树上
飞到遥远的树林。

我的翅膀雪白而柔软，
阳光把它们沐浴，染成金黄；
和风把它们梳妆；
我的双脚像玫瑰花瓣一样。
我是温柔的女王，

① 引自《蓝……》中题为《秋》的诗。

② 意为天命，详见本书附录。

咕咕叫着追求山上的雄鸽。
在优美的树林深处，
有供我筑巢的松树；
在鲜绿的枝叶下，
有我那只可爱无双的新生小鸽。
我的诺言长着翅膀，
我的誓言地老天荒。
我把情女的信物
递给忧虑的情郎；
我是忧伤而热情的
梦幻者的信使，
为了倾诉爱情，
在幽香的秀发边扑腾。
我是风蓝花。
在深邃的天穹下
展示我丰富瑰宝中的
珍宝和首饰；
嘴低吟着咕咕，
翅膀载着爱抚。
我唤醒善啼鸣的小鸟，
让他们唱起悦耳的歌；
我栖息到鲜花盛开的柠檬树上，
撒下阵阵柠檬花雨。
我十足地天真，十足地纯洁。
我在愿望的翅膀上膨胀。
我为一次触摸、一声低鸣、一阵翅膀的扑击
所产生的亲密温情而战栗。